



八里冲

著 童 翁 張

版 出 社 版 出 民 人 南 中

四面靠山不透風，山裏邊有個八里冲，

八里冲田地多肥美，種田的可是世世代代受苦窮。

有一家地主獨占了田地七八頃，他的名字叫做吳善營。

他七八頃田地全靠着佃戶種，這冲裏幾百口子窮人全是他的佃農。

佃農們男女老少終年勞動，那顧得雨雨又風風！

年裏月裏把租糧送，吳善營全家大小吃飽穿暖多尊榮。

吃不完花不盡日子過的多麼受用，積穀盈倉生了蟲。

槽頭與旺驛馬成羣多擠擁，羊圈內咩咩亂叫豬圈內亂烘烘。

積下了成千成萬的銀錢無處用，重利放賬窮人無保可不中。

雖然是家財愈多愈覺窮人難弄，這吳善營他仍得晝夜盤算不放鬆。

咱不說吳善營晝夜盤算把心用，再表那衆家佃戶受苦窮。

論理說下力吃飯就該不受餓也不受凍，又誰知一年辛苦落了空。

原來是吳善營的田地不能隨便給人種，想種地必須先交押款一大宗。押租多少沒有個準，一概的由東家酌量佃戶遵從。

爲的是天災人患東家要拿住把柄，也免得塌租欠稞東家落空。

種地人誰也知道老吳家的押金重，就因爲自己無地難謀生。

滿望着種了他地混頓飽飯不受凍，那怕是鑽窟窿打洞先交押金破着先受窮，又誰知第一年吃啦個半飽常把肚子哄，第二年肚子餓得發了疹。

種他地不到三年整，除了忍飢挨餓還得欠賬塌窟窿。

真個是窟窿越戳越大賽過了沙窩淘井，這一方提起了八里冲種地誰不頭疼。

想當初衆佃戶三年五載也常想丟地不往下種，也有那一年兩載就想停工，到後來越種越窮挪也挪不動，慢慢的任憑是忍飢挨餓也都離不了八里冲。

怎麼樣倒霉也都認了命，苦死累死還得靠着吳善營。

衆佃戶未曾繳租先得把糧食收拾乾淨，簸簸揚揚晒乾還得出風，分明繳租假若說是一斗整，像這樣收拾乾淨起碼一斗蝕成七升。

倘若是一點不乾淨，吳善營照例將手一擺，說這糧食入倉準定生蟲，

趕緊拿回去二次三次再把手動，過了斗再過秤分量不足還是不中。

衆佃戶爲繳租心內總是一塊病，到何時將租稞交清才得安生。

爲繳租一趟一趟年裏月裏只見送，爲繳租牛拉驢歇往前攏，

爲繳租磨爛了雙腳兩腿腫，爲繳租張老三李老四一個個喊着肩膀疼。

好容易省吃儉用租稞交齊整，才央告着東家老爺免發雷霆。

又誰知佃戶對東家老爺還有那照例孝敬，鷄鴨魚肉樣樣不放鬆，

還有那一年三節老吳家照例把佃戶的禮物等，

當佃戶不送禮就如同兒媳婦不孝公公。

總而言之只要你給他把地種，活該你替老吳家養老又送終。

只落得自己受罪把東家好好侍奉，真個是『窮了佃戶富了東』。

但只是這還說的是好年樂景，一遇了天災人患誰是救星！

曾記得有一家佃戶叫王二楞，頭一年年遭荒旱不收成，

大正月大人小孩多有病，最可嘆他的老爹飢餓難熬喪殘生。

王二楞硬着頭皮把東家求請，他這是萬般無奈找上了吳善營，

哀求那東家老爺救救命，你不搭救俺一家可就活不成，

糧食歉收年裏頭俺就早用盡，到如今租子只繳了整數還欠零。

且不說孩子們要請醫吃藥來治病，可憐俺爹死停喪在地埋不成。

俺求你將錢借給俺幾元整，黑啦糧食再借給俺一星半點把飢充，

借糧食爲的是全家熬活命，借點錢爲的是打發俺爹入墓坑。

王二楞越說心越痛，身子跪啦個直楞登。

磕頭求請兩眼流淚把鼻子醒，吳善營慢吞吞的哼了一聲。

你家今年遭不幸，我也是替你表同情。

我今想救你一家的命，有一個規矩可要聽清。

我的佃戶可不只你一家整，誰家都免不了出事情。

他們借錢借糧都是定期一月整，利息三分到期歸還可不抹零。

你今日借錢借糧爲活命，論情形你的底子可真太不行。

最好是到期後本利歸還兩下都把手續省，

你要是到期不還那手續可就麻煩好幾層。

好一似驢兒打滾老鯨打車輪兒向前騰，

那就是將利作本將本生利拿過奈文約要註明，

三個月五個月你要是歸還不上我都可以特別通融把你等，

可一樣最大限十個月爲滿可得還清。

你本是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全仗下力種地來度命，

你要是十個月歸還不上我放賬豈不是白白送人情？

因此上我對你得要先拿把柄，或是牛或是驢要估個價錢文書之上先寫明。

但只是到時候你要是真正歸還不上我怎麼弄？

到那時我要是真正牽牛牽驢你可不要心疼。

醜話說在頭裏爲的是到那時候免爭論，這年頭誰肯拿住銀錢糧食順手扔？

幾句話只說得王二楞渾身直發冷，這真是閻王爺不嫌鬼瘦架起火來下鍋烹。

王二楞不愁不傻豈受你哄？我豈肯大睜兩眼跳你火坑？

如不然我另鑽窟窿另打洞，真個的離了你這粗腿我就不搓繩？

王二楞心中七上八下好像掛了十五隻吊桶，吳善營察言觀色早已心中明如燈。

不用說你是嫌我利息重，窮小子又想釘釘又怕手疼。

站起身來把臉繃，屋上屋下走不停。

說、王二楞你要是有事就快請請請，不要就誤了你的大事情。

濟方才我不過是說個比方將你提醒，實在說我也是經濟困難手頭不緊。

用手拉起王二楞說、你去吧我可沒有工夫送，一霎時嚇得王二楞頭發脹。

嘴說是我走我走兩條腿總是不想動，猛想起老爹的死屍還停在屋當中。

八里冲除了吳善營都是窮種，誰有銀錢來通融？

罷罷罷能來我認了命，拉住吳善營的袖子不放鬆。

我本是真心實意求您來救命，窮佃戶不靠東家那怎成？

利息多少我決不爭論，我豈敢扭行捏市惹您把氣生？

只要您借錢借糧眼前把我來照應，到那時您說咱好咱行。

吳善營聞聽此言肩膀頭兒聳了幾聳，將嘴一撇哼了一聲。

將繩子放長學只學諸葛亮七擒又七縱，難道說窮小子會打出我的手掌心？

二楞說銀元我要五元正，黑啦糧食要八斗不要零。

吳善營拿過算盤手亂動，咯啊咯吧算的清。

日期暫定一月正，叫二楞利息三分要記清，

到滿月五塊錢可就變成六塊五毛正，八斗糧可就變成一石零四升。

一個月還不上你可照兩個月用，兩個月還不上你儘管大膽使下去不要掛在心，也不過到月我把賬註定，用不着舊約失效新約更。

你要是長期使用我可以等你十個月正，那時候該多少算多少咱們一總把賬清。來來來咱們先把約來定，叫過來管賬的先生寫的清：

上寫着王二楞使了吳善營的銀元五塊糧食八斗整，利息三分按月清，要是每月還不上不妨繼續長使用，不過是按月賬上要註明。

十個月爲滿可不能再等，本利全還不得短少半分文。

下贅着有牛一條估價糧食八石整，有驢兩頭估價大洋五十不掛零。

文書寫罷往王二楞的手裏送，請請請請你畫個十字也不過是個證憑。

王二楞糊裏糊塗把押盡定，回家去埋了老爹過殘春。

光陰似箭春去秋來冬天冷，樹枝上葉兒潮凋零。

不知不覺十個月正，王二楞借錢借糧該把眼清。

狗腿子幾次的去催幾次的請，只急得王二楞搓腳擰手不安寧。

看了看屋內糧食筐兒簍兒都罄淨，依然是吃糠咽菜度殘生。

還不上東家的錢糧怎麼弄？無奈何摸摸蹭蹭挨擦擦又找吳善營。

魯東家今年的災荒雖沒去年重，怎奈我底子空虛還是窮，

我欠你前後賬目究竟有多少整？看看賬另立文約再往下使中不中？

吳善營未曾開口把眼瞪，你說這話我不愛聽。

誰肯教人自己先跳井，拿著了自己財帛隨便扔？

當初爲甚麼文約上只限十月整？就爲的是怕你們窮人搗蛋精。

要知道你長期使用妨礙我手中難活動，

這中間一回沒催過你難道說我還算不厚誠？

拿出了文書把眼睜，月月起算早算清。

五塊錢已變成五十三元去零，我光要整，八斗糧已變成八石四斗另八升。算盤子不饒人，你要是不信自己把手動，算一算這數目是不是把你賺？

兩頭驢曾作大洋五十整，讓你三塊是人情；

一條牛曾作糧食八石整，抹零要整也算把賬清。

叫夥計你快快跟着王二楞，快將他牛驢牽到咱家中。

是是是夥計應聲先答應，吳善營站起身來去如風。

王二楞好似霹靂震了頂，急忙忙跪在塵埃拉着衣裳不放鬆。

魯東家您曾經大慈大悲，救過俺一家的命，怎能夠看着俺一家過不成？

牽走牛驢怎樣把地種？豈不是將俺一家推到死人坑？

任憑是旁的甚麼法子我都能尊奉，我的老天爺，牽走牛驢活該俺一家上吊一條繩。

王二楞跪在地下哭哭啼啼將頭直是往地下碰，吳善營袖子一擺影無踪。

有錢人向來心腸硬，任你哀求總不中。

狗腿子用腳點點王二楞的脖兒頸，說是快走吧、放漂亮些莫再求情。

王二楞萬般無奈把淚擦淨，他只得跟着狗腿子回家中。

遞茶遞烟小心侍奉，打一碗鷄蛋茶兒潤喉嚨。

除酒除肉留住狗腿子把飯用，暗地裏告訴孩子們去找衆莊農。

張大伯李二叔一向關心王二楞，劉三哥趙四弟他們也是與二楞表同情。

況且是窮人害的都是一樣的病，他們都是吃過虧上過當知道這個罪孽可不輕。

許多人急忙到王家來看究竟，未曾發話先求情。

這個說管事的老爺您是神聖，那個說這件事全仗管事的好先生。

牛驢本是莊稼人的命，難道說看看他一家餓死就不心疼？

我們大家一齊願保王二楞，保住他下一期一定把賬清。

如若是二楞不還往底下賒，我們情願共同拔錢來擔承。

狗腿子停了半晌嘴皮動，說我有句話兒可不知愛聽不愛聽。

俺掌櫃向來作事主意拿的正，巧八哥說不過他的潼關城。

大家的意思我雖心領，掌櫃的面前我可不敢吭聲。

可你們真乃是蘇秦能把六國都說動，忽然間我想起了事一宗。

有一天我向掌櫃把事稟，他老人家笑謎謎的向我來咕囁。

他說道他新娶的三太太無人侍奉，要我買一名丫頭送到房中。

我雖然一邊連聲把話答應，不湊巧多少天這事也沒辦成。

曾聽說二楞有個姑娘叫小鳳，十五六沒有婆家還怪聰明。

如不然把小鳳往三太太房中送，我保險牛驢不牽你可以大膽的做莊農。

好一個胡說八道狗腿子真是沒人性，只氣得衆家個戶臉發青。

內有個年青小子趙二橫的血氣盛，將脚一躁把眼棱。

不怪人家說狗腿子都是蠢種，你說這話就是有點裝狗熊。

王二楞雖窮難道說就沒有血性？他難道會要親生的孩子跳火坑？

叫一聲二楞叔你把膽放正，不管他是虎是狼吳善營。

誰不講理他媽啦個巴子我就給他來拚命，說到此將拳頭打在牆上咄咄咄。

狗腿子一見表面上擰住勁兒裝鎮靜，心眼內突突亂跳可未免有點驚。

看樣子這傢伙真是楞種也或者有點神經病，我若是硬牽牛驢說不定真不行。

狗腿子眉頭一縐眉一聳，我何不自找下台拉個軟弓？

聞言叫聲王二楞，這才聞出言冒犯請你寬容。

我不過爲消災去禍把意見貢，聽不聽在您也犯不着說我裝狗熊。

如此我要告辭您也不要送，我見了掌櫃一定請他多通融。

王二楞生成的老實頭專受哄，他拿着狗腿子當了親弟兄。

上前作揖連把手拱，管家的先生呀你真是心慈面軟憐俺窮。

靜候佳音我把你等，幫忙勞勩我王二楞日後再補情。

狗腿子哼哼哈哈點頭彎腰別了王二楞，門外邊可氣壞了那心直口快的趙二橫。

人家發軟咱何必替人家再發硬，這真是扶起來竹竿扶不起井繩。

將脚一躁去的猛，從今後再不管人家閑事情。

王二楞蹲在地下直眉瞪眼像個傻種，居家人到二楞跟前問分明。

問長問短說咱的事情可怎麼弄？王二楞一言不發聲不吭。

直眉瞪眼似癡似呆一動也不動，忽然間狗腿子率領着家郎院子一窩蜂。

照着王二楞臉上一巴掌打的臉發腫，瞎你的狗眼看看到底誰是狗熊？

不由分說牽牛拉驢走的猛，一溜小跑去見吳善營。

王二楞拚命不捨緊跟定，跪在了吳家大門放悲聲。

哭足哭夠也沒人應，多半天狗腦子出來哼了一聲。

說你二楞真二楞，爲甚麼我勸你的話兒全不聽？

乾脆說俺掌櫃常把那黑紅寶的把戲弄，你是想押黑來還是押紅？

想押黑牛驢不要趕緊搬家早出境，想押紅牛驢照退田地照常耕。

二楞說押黑寶甚麼意思我不懂，押紅寶又是甚麼意思你向我明。

狗腿說看來你真是做夢還沒有醒，爲甚麼有油捨不得去點燈？

你家現有女小鳳，她就是你一家的大救星。

留在家內有甚麼用？你何不趕緊送來萬事通！

二楞聞聽心發楞，腹內輾轉自叮嚀。

我有心把我女兒送，羊入虎口喪殘生。

要是不把女兒送，眼看一家餓死活不成。

罷罷罷脫膊怎把大腿擰？如不然一家餓死誰心疼？

沾沾眼淚心一狠，急忙站起把眼睜。

聽你話我主意已拿定，你交還牛驢送女之事我應承。

狗腿說你不能空口白話把人哄，俺掌櫃不見兔子不撒鷹。

既願意就該回去把人送，你的牛驢毛兒也不會少一根。

王二楞萬般無奈扭過了脖兒頸，回家去說與了居家老少細細聽。

這一個愁眉淚眼把嘴腫，那一個又是嘆氣又唉聲。

一家人叫地不語叫天天不應，小鳳女哭哭啼啼坐在地下放悲聲。

二爹娘白白養活我一十六歲整，又誰知受人作踐當畜牲？

人生都有羞恥性，難道說我王小鳳就不怕跳在臭坑內去沾一身腥？

越哭越傷心越痛，誰料想爲我一人田地種不虛？

不如一死心乾淨，我豈肯侍奉仇人笑臉迎？

拿過來剪子往頸上戳，她的媽奪過了剪子順手扔。

孩子可莫要太烈性，你死爲娘也活不成。

千不念萬不念你要救全家命，上有父母下還有你弟弟與長兄。

再莫要胡思亂想自尋死，只怨你出世身受窮。

除了種地咱一家啥也不會弄，不種地活該一家餓死清。

她的娘左勸右勸勸不醒，轉過了弟弟哥哥跪流平。

哥哥就把妹妹叫，弟弟又把姐姐稱。

一個個忍痛含淚勸小鳳，爲父母爲生活忍心顧不得同胞情。

小鳳女滿腹辛酸珠淚滾，那一旁王二楞含悲忍淚女兒叫一聲。

只爲你父太無用，連累我兒跳火坑。

要死一家死乾淨，我豈肯教女兒丟醜丟臉落臭名？

如不然爲父去跳井，來來來再不然大家上吊一條繩。

小鳳女急急抽身忙站定，眼淚汪汪濕了衣襟。

我去我去我聽爹娘命，咱一家莫要爲兒都喪生。

王二楞聞聽心一緊，悲切切領了女兒出門庭。

走一步來回頭一望，走上兩步又一停，

三步四步挨挨又蹭蹭，她怎麼能把父母兄弟扔？

她父女越走越遠暗悲慟，一家人嚙住眼淚哭不出聲。

抬頭遠望用目送，母子們口中不語心裏疼，

慢慢的望不見父女身後影，想必是已經見那萬惡的吳善營。

左一等來右一等，忽然間王二楞牽着牛驢轉家門。

居家人一陣心疼忍不住悲聲滾，鋤草泡料不稍停。

大孩子手按着驢毛往後攏，二孩子拿過來手巾擦擦牛眼睛。

並不是他一家把牛驢看的重，皆因為莊稼人離不了牛驢把地耕。

離了女兒心內是塊病，離了牛驢做不成來活不成。

咱不說老王家忍氣吞聲窮日子往前掙，再把那衆家佃戶明一明。

眼看住王二楞受人作踐遭不幸，又誰敢上前吭一聲。

猛想起欠租欠賬手續還都沒辦正，一個個滴溜溜的心發慌。

家家忙着把租稞送，紮着脖子忍着頭皮還不起本錢也得與東家把利息清。

並不是大家膽小奴性重，爲的是地主勢力大誰敢佃欺東？

舊賬未還新賬又增有心丟地走不動，好一似鐵枷鐵鎖細細綁一重重。

衆佃戶低心下意想盡方法把東家奉承又孝敬，這一年對對付付到殘冬。

有一天大雪紛飛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，衆莊農牛屋內圍暖個不透風。